



(上圖爲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

江山萬里行 (三十六)

· 吳國柄 ·

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

回復青春回到自然

那時從晚上八點到十二點，我一刻都不休息，盡情地跳舞，雖然全身大汗，但將多年來不愉快的事情都一掃而光，在舞場裏，我所學的英、法文都派上用場，很受人矚目。自從我的長官徐樹錚專使被馮玉祥刺殺後，我個人東西南北奔走，最後由重慶逃回香港，二、三十年來備歷艱辛，開盡興亡，這一夜重又回到我青年時代留學英倫時的生活情況，祇覺得全身都舒暢。

十二點鐘打烊後，客人陸續離去，經理派一名 Bob 請我到經理室。經理對我說：「今天你的表現太好了，生意很好，謹奉上一千元酬謝你，

希望你還有時間就來。」我離開經理室，走出大門時，黃小姐早已站在那兒等着我，黃說：「經理找你有什麼事？」我將一切情形都告訴她。她突然攔下一輛車說：「走，這就是我們的禮車，讓我們回公館吧！」說完後，她先上車，我後上車，在車上她握緊我的手。不一會兒就到了銅鑼灣黃小姐的寓所。

黃小姐開門後，擁抱我說：「這就是我們的家。你想要什麼飲料？」我說：「喝茶。」黃說：「我有上等的茶葉，我去泡茶。」由於身上全是汗，想到浴室沖洗一番，但衣服都濕透了，黃說：「別煩惱，這兒有烘乾機。你去淋浴，我來幫你洗衣服，再烘乾後，就可以穿上。」我將

衣服脫下，她見我一身結實的肌肉說：「你真是位健美的男人。」我們一塊淋浴，我對她說：「妳真是位美麗的女人。」淋浴完畢，我們互相擦乾身子，沒穿衣服走出浴室。我喝着茶說：「我喜歡裸體生活。在二、三十年前，我在歐洲遊歷上認得一位美女，她全身裸體曬太陽。當時我祇覺得她全身充滿青春的氣息。在倫敦，我租住一位老太婆的房子，她帶着她的女兒和我一塊到海邊去渡週末。我們都全身赤裸，自己做飯吃，回到大自然的懷抱裏，感到無限的清快。回到祖國後，我也常常鎖著房間，自己裸體辦公，感覺非常舒適，現在我又回復這種生活，聞到自由的氣息，祇感覺這是天堂生活。」黃拿出糖果，我們

一邊吃，一邊談話，由於整晚的興奮跳舞，全身感覺疲憊，我們在不知不覺中進入了夢鄉。

第二天早上七點多鐘起床，我對黃說：「我必須回公事房辦公。」黃依依不捨地和我約定星期六的晚上在跳舞場見面，我懷着無限欣喜快步走向兵營。

半島大飯店的雄風

回公事房，桌子上有一道命令，派我到九龍新界視察營房，交通車在九龍尖沙嘴碼頭等著我，由司機載我到九龍新界的營房。尖沙嘴碼頭後面是香港最大最新式的半島大飯店，司機說：「飯店裏的旅客都是全球各地來到香港的富商。」我回想起昨天與我共舞的一羣老太婆就曾對我說，她們都住在半島大飯店。

我在香港的家沒安裝電話，一夜不曾回家，急司機開往侯王道我的家中，到家時已九點鐘了。蔡蜜見到我說：「昨晚你沒回來過夜可真把我們急壞了。」我笑說：「我晚上兼了一份差事，伴舞費一千元，妳和媽媽（內人的暱稱）各拿三百元，每個小孩給一百元。下午四點鐘妳到尖沙嘴的半島大飯店門口等我。衣服穿樸素些，不要花枝招展。」說完話我又急着上車到新界去。

英國佔據香港後，又租借九龍，更擴展到新界。英國在新界修建營房供軍隊駐守，我到達營房後，一位英國軍官引我去視察是否有需修理的地方和給水是否有問題，視察完畢，我和軍官們一塊在營房共餐，菜飯豐盛，可見他們軍隊待遇

的優厚。新界的營房都是鋼架鐵瓦，木板隔熱，水泥地板，比香港的營房更完美，營房的牆全是鐵板，門窗都裝紗。床舖全是有蚊帳的行軍床，非常整潔，有醫護室設備，看人家想自己，由於中共叛亂，民不聊生，我國軍人生活之困苦，不勝感慨。視察完畢，坐車到尖沙嘴碼頭，乘渡船回維多利亞兵營，趕寫視察報告。

下午四點下班，乘渡船到尖沙嘴碼頭，在半島大飯店門口等候蔡蜜。

英國是一島國，民性向外發展，散居全世界。當他們初到一地方時，有三個人就成立俱樂部，十個人就辦有報紙，站穩腳時，就建個大飯店。不但自己居住，亦租給外人享用，自鴉片戰爭（一八四二年）打破中國門戶，佔據香港後，正式建立香港大飯店。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入京，英國在北京建立六國大飯店。（六國不包括日本和俄國，全是歐美國家。）租借九龍後，建築半島大飯店，半島大飯店規模宏大，建築雄偉，在早年可算亞洲第一座公共建築。

半島大飯店出門便是火車站，可乘鐵路火車通中國大陸，亦是香港輪船碼頭的中心，距啓德機場很近，是旅館建築的理想地點。世界各國大航空公司或大輪船公司都租它的房間做辦事處，雖然熱鬧，但是鬧中顯得安靜。

歐洲風俗男女之間

我和蔡蜜搭電梯到樓上跳舞場，找位子坐下。來。臨座有位老太婆跟我招手，我想起她昨晚會是我的舞伴。在歐洲風俗中，年輕的男女一起時，

一切費用由男的支付，到年老時，是相反的，由女人付錢，女人找年輕的男人玩樂時，亦由年老的女人付錢。因此大多年老的女人一有錢，就周遊世界，到處享樂。由於人已離鄉背景，盡情享樂而逾矩，是沒有人非議的。因此許多有錢而先生不能生育的中年婦女，藉着渡假旅行的機會，在外面找尋對象生子，這和少數中國婦女到廟裏找和尚求子是相似的行爲。音樂一響時，我和蔡蜜共舞，舞畢回到座位後。那位老太婆對我說：

「昨晚我們玩得很高興，等一下，你一定要陪我跳舞。坐在你旁邊的那位是誰？」我說：「女秘書。」老太婆說：「秘書是沒關係的，要是你太太就不太好了。」音樂響後，我請老太婆跳舞。那知舞畢後，又有鄰座向我招手表示下一節舞要與我跳。蔡蜜祇得一人在那兒呆坐。蔡蜜感慨的說：「我要好好學英文，才能上舞廳。」我說：「妳從前不是學過嗎？」蔡蜜說：「許久不應用，已經忘記了。」這時經理走過來對我說：「那些老太婆喊你是中國王子，這是真的嗎？」我說：「這是我在倫敦得來的『雅名』。」他一聽到「倫敦」時，就說：「我在這裏，很少碰到中國人，你曾在倫敦住過，真是太好了，你很受人歡迎，實在不簡單。」說完後，派人拿一瓶花（亦就是獻花，在英國是表示歡迎之意），放在我桌上。經理說：「歡迎你常來。」這時有位老太婆邀我跳舞，舞畢後，她要我到她們那一桌坐，我對她說：「我另有一位秘書朋友蔡蜜。」老太婆立即叫人請蔡蜜來同坐。我和老太婆們閒話共舞，這些老太婆都是英、美大公司裏經理、董事長的太太

們，非常地富有。一般人的薪水以年薪或月薪甚至週薪計算。她們的薪水則是以秒計算，錢多了從未把錢當一回事。有位老太婆對茶房說：「將這位先生的帳，全劃在我房間。」老太婆與我共舞時說：「你的英文說得好，舞又跳得棒，要是我年輕些，我願意嫁給你。」老太婆的幽默，拉近我們的談話內容。跳舞本來是我的愛好，可是大陸淪陷，同胞慘遭殺戮，避難香港，那裏還有心事苦中作樂？但是爲了生活，爲了乘機向英美人士講述中國大陸共產黨政以及毛澤東奴役中國人民的殘酷手段，在舞廳周旋，也是不得已的行徑。

舞畢後，回到原座位，我本想下一曲請蔡蜜共舞，有位老太婆卻拉著我說：「你要陪我跳，我明天就要搭船回去了。」結果一跳就是四曲，舞畢後，又與其他的老太婆共舞，一直到七點鐘結束。我和蔡蜜要離去前，老太婆們對我說：「希望你他日能再見到你——中國王子。」我又好笑，又厭惡這些富而無恥的外國老太婆。

太太體諒一家之長

回家的途中，蔡蜜說：「沒想到你是如此地活躍，當初不應該到桂林，應該直接到香港，免受那麼多苦。而且又浪費寶貴的時間。」我說：「當時大局逆轉，白崇禧還帶領有二十八萬軍隊，我担任他的顧問，到上海採購軍用器材，預備長期抵抗共軍，不料軍隊撤到廣西，竟然相繼潰散，幸好章文瑞老師到廣州後，打電報要我們立刻離開桂林，否則我們都將陷入鐵幕，還好總算是到香港了。」

回到家後，內人見我心情愉快就問：「何事使你這麼高興？」我說：「在半島大飯店認識許多外商，我希望作他們的駐港代表或辦事處代表，也許可使我們的收入增加些……。」內人聽了很高興地說：「真是能幹的丈夫。」蔡說：「四川有句諺語，能幹的丈夫摔倒地上，爬起來時都抓着一把土而不空手。這就是我們的老爺。」由於我極需找份兼差，決定每星期一、二、四、五日後四時，渡海到半島大飯店跳舞，由蔡蜜做陪。內人說：「你能在香港創造事業，養活家人，總是很難得的啊。」蔡說：「四川有句諺語：『一人有福，扯動滿屋』，『一人無福，滿屋都哭。』老爺就是屬於前者，幸福無疆。我以前遇人不淑，家庭殘破，正是後者最好的寫照。所以我們要留心維護吳先生的健康。」內人說：「這是最基本的要件。」

豪華大宅竟是鬼屋

入英國軍部做事後，天天都在外奔跑視察，公畢回來撰寫報告，需要整建的地方，必須報請核撥經費修理。香港地方是花崗石山，石質堅固，沒有大樹，建築通往山上的道路，全是軍用道路，很少人家。有人家的都是香港的英國官吏，他們見到了路邊風景優美的地方，便在路旁建築房屋。天雨時，水流到路邊的水溝，再匯流到水庫。英國政府經常派人補修道路，因此路面維護得很好。一次，我的汽車開往山上時，看見有一棟漂亮的住宅建築於路旁。司機說：「這棟住宅沒有人住。」我問：「爲什麼？」他說：「開

鬼。」我叫司機停車環視四週後對司機說：「這裏風景好，又有漂亮的住宅，我們進去瞧瞧，我是不相信有鬼的。」司機和我下車一塊進入「鬼屋」參觀。

原來這間漂亮的住宅是謝奮程（曾任財政部河北煤油特稅局局長。）的住處。在重慶交通部時，和我同事的謝灝齡兄（謝奮程的弟弟）曾講起關於他哥哥的一段故事：灝齡兄說：「奮程哥死得太慘了。據我的姪女（謝奮程之女）由虎口逃出後對我說這段慘事。二次世界大戰，香港未淪陷之前，奮程哥全家住在城內，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外國人都走了，奮程哥因公留住香港，攜全家到鄉下避難。鄉下有許多漂亮的英國別墅，此時英人都離開，奮程哥全家就搬進去住。日本佔據香港後，見到這漂亮的住宅，就清查戶口。在敲門時，奮程哥全家都不敢應門，祇有犬吠聲，日人破門而入。全家都坐在樓上的地板上，奮程哥用裙子遮蓋由全家掩護。那知日人叫大家站起來，於是奮程哥也被抓起來。日人就拿著刀對奮程哥的心臟插了一刀。哥哥就一命嗚呼了。其他的婦女被押至車上，留下的是未經掩埋的屍體。車子發動後，坐在前座兩旁的是日人，中間坐的是我姪女，姪女趁兩旁的日人在途中下車買東西之際，逃到附近的民間住宅避難。直到與我取得聯絡後，才告訴我這段慘事。」我對灝齡兄的令兄因公殉難這慘事，一直記在心裏，無限的傷痛。

此次我親臨這棟凶宅，發現窗戶緊閉，家俱仍在。上樓一看，充滿著陰森的氣氛。對日本

人的兇殘感到萬分憤恨。

過時大官香江作客

一次視察道路時，走到一間木造房子，屋前站著一位老人，仔細一看，原來是前湖北省主席夏斗寅，他穿著藍布大褂衣服。我立刻下車向他打招呼，他說：「你不是吳國柄嗎？」我們相互寒暄一會兒，他熱情的招待我進入屋內，他說：「我和我的同鄉，亦是立法委員胡秋原先生同住。房子的中間是客廳，我住在左邊，老胡住右邊，他不在家，祇有我在家。」

夏主席見我坐軍車，顯得神氣，他說：「你現在那兒做事？」我說：「英國軍部。現正視察道路工作。」夏說：「有學問的人到處都有辦法。」我說：「謝謝主席的獎勉，慚愧，混飯吃。主席您是怎樣逃出的？」夏說：「我在漢口時在日本租界區，以為白崇禧將軍的二十八萬軍隊駐守漢口，是不會發生問題的。再加上徐會之對我說他與共黨有聯繫，不會對我怎樣的，於是我就放心留下來了，但過了一段時間我發覺情形不對，於是與佣人化裝為菜販，然後過江到武漢，搭粵漢鐵路火車到廣州。到了廣州一刻都不曾停留，立即搭廣九鐵路火車到達九龍。但身上的錢已耗盡了，碰到一位熟人，知道我與老胡是好朋友，於是帶我到這兒。」夏主席取出梨子給我吃，他說：「這兒沒東西招待你，祇有這一個梨。」我說：「不敢當！口還不渴，請主席不用麻煩。」談了一會湖北淪陷後的情形，相對淒然，互道珍重而別。

又一次視察要塞時，在海邊上有一戶人家，顯得非常孤單。我正想探個究竟。走在路中心，碰到迎面而來的前武昌市×市長，他招待我進去他的住宅，原來×是住在海邊上的這棟木屋。我說：「這地方很偏僻，你不害怕嗎？」×說：「聽說這兒治安好，我當然不怕。」我說：「你怎會住在這兒呢？」×說：「香港城內的住宅很貴，這兒較便宜。你怎會到這兒呢？」我說：「在英國軍部做事，被派來視察要塞的。」我問×怎樣逃難的？×說：「我上了徐會之的當，他告訴我他與共黨有聯繫，共黨來以後我與他仍是担任市長。但過了一段日子，徐會之告訴我情形已不對了，我與內人沒帶貴重的東西，趕緊地搭小船往重慶，一路上吃盡苦頭。向人借錢後，又搭機到達香港。原先住在城裏，但費用太大，於是朋友又介紹我住在這兒。生活無著，祇好到洗衣服店應徵洗衣工作，帶回來洗。那知洗好後晾在竹竿上，却被小偷全部偷走，錢不但沒賺到，還要賠衣服錢。剛才我就要出門找朋友借錢的。」聽他說得這麼苦，我心裏很難過。

新加坡的英國商人

一天早晨到公事房時，桌上有一張飛往新加坡的來回機票，原來是上級指派我到新加坡考察道路和營房。

我到達新加坡時，有人到飛機場迎接我，來迎接我的是一位中國籍的新加坡人，名叫陳有吉，他安排我住在旅館樓上四號房間，房間面海，景色美麗，令人心曠神怡。我對迎接我的陳先生

說：「今天我打算休息一晚，明天再考察道路和營房，明天早晨九點見。」陳說：「你在旅館的吃住費用，全由英國政府支付，你祇須在帳單簽字即可。」說完後，陳就告辭了。我先洗澡後用膳。飯店的西餐美味可口，不亞於香港的半島大飯店。飯後下樓出飯店大門，到附近散步，這棟飯店建築宏偉，聳立在海濱上，四周景色美麗，在花園裏，有兩尊大砲的陳列，這些大砲是鴉片戰爭後，英國從中國奪得的銅砲，看了心裏有無限的感慨。飯店的樓下有咖啡廳，設備齊全。其間有位老頭正在喝咖啡，他望著我笑，我就走過去和他招呼。這位老頭已六、七十歲了，他見我英語流利，很好奇地問：「你來自那兒？」我說：「我是中國人。」原來老頭有五位弟兄，他的先人在中東土耳其開旅館，凡由中國運絲、運茶葉的歐洲大商人走陸路線都曾住他家的旅館，自從英國占據印度後，將中國的蠶絲、茶葉直接交輪船運往歐洲，不須經由陸路車運，於是他家旅館的生意清淡下來了，祇好結束營業。他搭船到新加坡、香港、上海，準備找適宜的地方開設旅館。最後他選擇了新加坡，因為由此可通中國和歐洲，所以決定在新加坡開大旅館，新加坡為歐洲到亞洲海運的中途站。房屋是由英國工程師設計，建立在海濱地方。旅館的招牌名是以當時第一個住在他旅館的海軍大將——RAFFLES命名的。RAFFLES將他奪自中國的銅砲贈予他，於是將銅砲安於花園中陳列。旅館建立不久，正是庚子年（一九〇〇年）八國聯軍入侵中國時，這些軍隊將領都會在此開會，修船做為中途站。旅館

內的跳舞場規模宏大，勝過倫敦。這些軍隊將奪自中國的金銀財寶在旅館內炫耀，於是他撈了一筆。我說：「歐洲人不是很喜歡女人嗎？」老頭說：「印度女人若被捉到與白種人在一起睡覺的，就會被殺了。他們生的混血種兒女都由教會領養。所以我們這兒的舞女，都是混血女郎。」

有人提及英倫往事

跳舞場的設備與巴黎的一樣，在新加坡跳舞場的舞女是要給錢的。老頭對我說：「您簽字就行了，由我負責。你們中國真是富有，英國人都用麻袋，一袋袋的到中國來裝金條銀塊。英國政府用英鎊換取這些金條銀塊，因此大多的英國人都願意到中國打仗，賺取大量的金錢。」我聽到這個英國老頭兒的話，滿口的錢呀錢的，既可笑又可鄙。但是如就老牌帝國主義英國工商社會惟利是圖的風氣來說，這個老頭兒的想法和作法是很正確的。在歐洲大旅館的晚餐中，都必須穿上晚餐小禮服穿上漆皮鞋。這種鞋子自我回國後已用不着，多年沒買，但到了香港後，每次到歐洲人開的大旅館時都需要準備，這次到新加坡，我也隨身攜帶，盛裝出現在晚餐間，非常引人注目。等我入座後，經理恭敬的前來招待我，他是中國籍北平人，名叫劉殿臣，他說：「我在這兒服務這麼多年，從未見過中國人穿禮服在這兒吃飯、跳舞。很多年以前，我在北京六國大飯店當服務生，因為英語流利，被送往倫敦訓練。當時在倫敦跳舞場時，我曾隱約看到一位黃面孔的青年人和外國女人跳舞。經我打聽下，原來是中

國王子，在那種場合出現，實在令人矚目。」我說：「你認得那位中國王子嗎？」劉說：「不認得。」我說：「我就是那位中國王子。」劉很驚訝地看着我說：「在這兒能再見到你，真是太好了。我幫你介紹幾位漂亮的混血女郎，來陪你跳舞。」

這時，正好有幾艘來自歐洲停泊新加坡的客輪，旅客們下船到旅館用膳。有許多女旅客坐在我附近，我和她們搭訕，話很投機，音樂一響時，我請她們跳舞，一跳舞就無法停止，直等到客輪要開航時，才與她們道別。劉見我受人歡迎，立刻將插有花的花瓶擺在我桌上，表示敬意。劉說：「你的表現太好了。」我問劉：「你用的服務生都是黃種人很好。」劉說：「黃種人到白種人的地方，當然希望能在異鄉遇到自己的同胞。而且白種人的工資太高，不但請不起他們，就是管理也不容易。」劉去招待其他的客人，我仍繼續地跳舞，直到打烊，客人陸續離去後，劉來約我到一房間談天吃馬來飯，並叫了一些中國菜。他問我喝不喝酒？我說：「不喝。」劉說：「今天能在異鄉碰到你，真是高興。」我帶着滿身的疲困回到房間休息……

日軍兇殘仍留痕跡

第二天由陳有吉陪同我視察道路。新加坡屬於熱帶氣候區，島上樹林茂盛，道路的修築都是配合軍事上的需要，沿途風景優美。因為天熱，我要車行緩慢，以便邊欣賞沿途的風光。陳有吉不會說國語，但英語、馬來語和廣東話都很流利。

據陳說，日本佔據新加坡時，英人都陸續離去，由日本人管理一切。但日本的軍紀不嚴，因此奸、淫、燒、殺樣樣來。因此百姓都很怨恨日本人。日本投降後，英國亦沒派兵來接防。因為島小人少，地方顯得安靜。戰後道路恢復修築時，英國軍部派我來視察情形，視察結果，我感到很滿意。英國人對於午餐不講究，隨便吃吃，既沒有跳舞，亦無音樂。營業時間自十二點半到一點半，吃飯時間非常短促，午餐都是些三明治、咖啡等等，並不講究。

午飯後，並沒休息，仍由陳有吉陪同視察另一條道路，仍舊和早上察看的道路一樣，情況良好。

新加坡是英國通往亞、澳地區的生命線，輪船都須在此補給煤油或水，轉運的貨物都在此上下船，新加坡雖是小島，與馬來島上的吉隆坡相對，許多大商人都集中在吉隆坡採購貨物。我本想親自到吉隆坡去看看，因為時間短促，未能如願。

營房道路都很良好

新加坡有二種碼頭，一是靠岸的，一是停在海面上的，和香港差不多。我視察道路以後，即參觀碼頭，參觀完畢再視察營房。營房都建築在公路附近，營房都是鋼架鐵瓦，和香港一樣。瓦下舖有隔熱板，營房有二項用途：一是做倉庫用，一是駐兵用，設備與香港一樣。營房的衛生設備好，全是抽水馬桶。我視察時，營房內的官兵都是英國人。我問其中一位士兵，是否有需改進的

地方？他告訴我說：「一切設施完善，沒有缺陷，不需修理。」我四處仔細察看，確定一切都OK後，才離開營房，回到旅館。

回到旅館後，聽說有一艘郵船停泊在碼頭，需待修理補給，要兩天的時間才能修復，因此船上的旅客都下船到旅館住宿，我住的這一旅館生意又特別好。我對旅館老板五弟兄有生意眼光，感到驚佩。來往的旅客川流不息，真可以賺大錢。英國人在亞洲賺大錢享受，然而此時中國變成什麼樣呢？赤禍滔天，人民日處水深火熱之中，心中感慨萬千！中國有句話說：「父母在，不遠遊。」我則認為應當：「父母健在，快遠遊。」趁父母健康在世，盡量到新地方開創一番事業，好好孝敬父母，決不要死守老家的產業，吃現成飯，不求進步。

旅館裏八點的晚餐，飯廳可分：一是有舞廳的飯廳，一是沒舞廳的飯廳。沒舞廳的飯廳設在樓下，都是散坐，吃完飯就離開了。有跳舞廳的飯廳設在樓上。我先到樓下飯廳走走，發現在這兒的客人幾乎都是年輕人，他們吃飽飯後就離開了。

星洲夜市五光十色

飯後，我到夜市逛街。那時期星加坡還未獨立，市面不像現在進步繁榮，白天酷熱，無法工作，晚上的夜市則成為從事交易的好地方。街燈繁榮，煞是美麗。舖子的招牌幾乎都是中國文字。區內有茶館，但桌上却沒有桌布的鋪設。亦有咖啡館。賭博場都採麻將方式，一有三缺一時，

就等下一位到來，然後開始賭博。據說在後街有鴉片烟館，我沒有見到。除了北面幾條街是沿著碼頭而開設的，其餘都很偏僻，我怕迷路不再繼續逛街，趕回旅館收拾行李，預備明天飛回香港。早晨八點鐘，搭機直飛香港。旅館的老闆——老頭一早就坐在客廳裏，我過去向他告別，他親

編輯報告

編者

△旅日華僑藝術家楊隆生先生，對於繪畫造詣甚深，最近在台北舉行畫展，極受各界的崇敬與愛重，楊先生為本誌所寫「愛國畫家張善孖」，將一代藝人張善孖一生忠貞愛國，以及在繪畫方面的突出表現，珍聞遺事，多采多姿的故事，巨細靡遺的展現在讀者之前，是一篇最好的傳記佳作。

△教育界前輩，前國立台灣大學物理系主任兼教務長代理校務、中央大學理學院長戴運軌教授不幸於四月四日病逝台北三軍總醫院，噩耗傳出，朝野震悼，名作家侯中一先生特撰「科學家戴運軌教授的生平」，廣徵博引，提要勾玄，對戴教授的一生有生動翔實的憶述，讀來令人肅然起敬。

△僑將何志浩將軍的大作「力行社與國民軍訓的憶述，讀來令人肅然起敬。」憶寫力行社的組織緣起，推行國民軍訓的成效，號召愛國志士革命青年獻機救國赴難的英勇事跡，以及推展國民義務勞動、浚河、構工等各方面的重大貢獻，所記種種，都

切的和我交談，歡迎我下次再來。搭機返回香港，立刻趕到家里，內人和蔡蜜兒我回來很高興地說：「你走後家裏顯得很冷清，我們什麼地方都沒去。新加坡這一趟情形怎樣？」我將一切情形告訴她們，我的觀感是：「新加坡和香港一樣地繁榮。」

是第一史料，彌足珍貴。

△康澤將軍字兆民，四川安岳人，黃埔軍校三期畢業，歷任軍政要職，在北伐、剿赤、抗日戰爭中是一位最受世人注目的傳奇人物，傑出將領，任職三民主義青年團組織處長，培植青年優秀幹部，遍佈全國，對安定後方支援抗戰貢獻最大，不幸在戡亂戰役中苦守湖北襄陽，以寡不敵眾，兵敗被俘，不屈不降，被中共囚困二十五年，殉節而死。史學家陳敦正先生追隨康將軍有年，對康將軍效忠黨國，待人治事知之甚詳。陳先生最近遍訪康將軍在台親友故舊，搜羅秘笈，毫無保留的寫成「康澤的生平與志事」獻諸讀者，行將為轟動一時的巨著，全文自本期起連載，敬請讀者注意。

△本誌一八三期九十五頁蔣君章晚景子軍輓聯第一聯應為「滿腹經綸歸樂國，初春風雨哭完人」，第二聯應為「一腔熱血留空論，千載丹心待實行」，特此訂正。

△魏凌雲教授、謝扶雅教授、李永剛教授、鄭秀卿女士、魏汝霖教授等的大作均將在下期七月號刊出，敬請讀者期待。